

经典阅读
珍藏本

一本书 领悟哲学



祝和军◎著

Yi Ben Shu Lingwu Zhexue



湖北教育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本书,领悟哲学/祝和军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54-5293-1

I. 一… II. 祝… III. 哲学—通俗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362 号

责任编辑:康志刚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沁洋

责任印制:左 怡 印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625 插页:1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5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哲学的玄妙

史密斯先生在哪里·····	3
一只鸡引起的困惑·····	5
一指禅·····	7
熟知与真知·····	9
轮扁论言·····	11
测不准原理·····	13
贫困的哲学·····	16

哲学家的尴尬

摔进水坑里的泰勒斯·····	21
饥饿的马克思·····	23
落水狗般的孔子·····	25
囚徒的困境·····	27
墨子的执著·····	29
萨特的自由·····	31
弗洛伊德的虚伪·····	33

认知的困惑

两小儿辩日·····	39
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	41
存在即被感知·····	43
薛定谔的猫·····	45
桌子的“本来面目”·····	48
鸭兔图·····	50
人是万物的尺度·····	52
天鹅都是白的吗?·····	54
蜜蜂的习惯性联想·····	56

知识的界限

舍罕王赏麦·····	61
知识的圆圈·····	63
毕达哥拉斯的禁忌·····	65
爱因斯坦的警句·····	67
灵魂的疯狂·····	70

浪子的顿悟	71
张无忌学剑	74
泛滥的信息	76
$2 + 5 = ?$	78

存在的澄明

世界的本原	83
至大与至小	85
上帝的存在能证明出来吗 ...	87
海伦与“Water”	89
我是谁?	91
风动? 幡动? 心动?	94
想要灵魂的机器人	96
象棋大师为何精神分裂? ...	99

语言的魔咒

仓颉的密码	105
没有建成的通天塔	107
让理智着魔的语言	109
为什么人会装疼,而狗不会?	111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113

五个红苹果	115
建筑师和他的助手	117
家族的相似	119
极端的翻译	121
奇妙的“同一性”	123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	125

诡辩的快感

谁在说谎	129
阿基里和乌龟赛跑	131
自相矛盾	133
半费诉讼	135
白马非马	137
离坚白	140
两可之说	142
楚人得之,楚人失之	144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146
回来的是梵志吗	149

辩证的智慧

无用之用	153
------------	-----

舌头和牙齿·····	154
登高必跌重·····	156
中庸之道·····	158
楚王断带·····	160
做汤的学问·····	162
务实与务时·····	164
扁鹊三兄弟·····	166
青梅煮酒论英雄·····	168
治大国若烹小鲜·····	170

道德的秘密

脱衣审案·····	175
君子之德风·····	177
义利之辨·····	179
阴险的吴起·····	182
两个鸡蛋引发的争论·····	184
纵横家的命运·····	186
蠢猪式的军事家·····	188
狼的软肋·····	190
机械与机心·····	192
休漠的难题·····	194

生命的意义

不能偷食的禁果·····	199
--------------	-----

人的存在之谜·····	201
能思考的芦苇·····	203
活着为了什么·····	205
天堂与地狱·····	207
冬天里的阳光·····	209
曾点的志向·····	211
为什么要走那么快呢? ·····	214
搁浅的旅行·····	216
美德女神和邪恶女神·····	218

自由的真谛

孔颜乐处·····	223
道在粪便里·····	225
活在当下·····	227
叔本华的钟摆·····	229
景公占梦·····	231
驴的困惑·····	233
捡麦穗的启示·····	236
哀伤的音乐·····	238
卡桑德拉大桥·····	240
反目成仇的兄弟·····	243



一本书领悟哲学

Yi Ben Shu Lingwu Zhexue

祝和军◎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史密斯先生在哪里

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装满一只 10 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 7 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 9000 支铅笔的碳；

可做 2000 根火柴的磷；

可打两支钉子的铁；

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磺。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做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

教授微微一笑：“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

——亨利·托马斯、达纳·李·托马斯：《大哲学家生活传记》



哲理探释

是啊！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他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容貌、体形、性格、气质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史密斯先生还是史密斯先生，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他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复制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史密斯先生成为了史密斯先生？换句话说，史密斯先生



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水吗？不是。是脂肪吗？也不是。当然，它也不可能是碳、磷、铁、石灰和硫磺。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恭喜你！你一旦思考这些问题，就已经进入哲学了。思考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哲学家的专利。我们平常人是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大动脑筋的。

哲学的英文拼写是 philosophy，来自于希腊语。“philo”意即“爱”，“sophy”意即“智慧”，合起来就是“爱智慧”。所谓“哲学”，它的原初意思就是“爱智慧”或者“对智慧的爱”。顾名思义，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

据说，最早使用 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os 这个词的是毕达哥拉斯。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 philosophos。”他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毕达哥拉斯在这里显然是说：只有奴性的人才追求名利，而哲学家追求真理。与此对立，他就明确地把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相应地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素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亚里士多德

据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去世后，有一个名叫安德罗尼柯的人承担起了为其整理和编纂遗著的工作。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研究过动植物、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安德罗尼柯整理来整理去，在编纂完《物理学》之后，遇到了一个难题：下一部著作无以命名，因为它探讨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中。迫于无奈，安德罗尼柯只好给这部著作起了一个非常拙笨的书名——《物理学之后》。意思是说，这部著作是《物理学》后面的那部著作。再后来，这个词传到了中国，翻译家根据《易传·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将其翻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即为哲学。



一只鸡引起的困惑

某大学哲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形而上学。他举了一个例子：德国有一个农夫特别喜欢哲学，他望子成龙，就让孩子去读哲学。结果，孩子大学四年后毕业回家。农夫为了庆贺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专门杀了一只鸡招待他。吃饭时，农夫问儿子：“什么是哲学？”儿子回答说：“为了能让你理解哲学，我就用这只鸡进行通俗地讲解。您说，这是几只鸡？”

农夫回答说：“一只鸡呀！”

儿子回答说：“这只鸡在您看来，只是一只；而在哲学家看来，却可以看成两只鸡。一只抽象的鸡，一只具体的鸡。而且，抽象的鸡远比具体的鸡更真实、更丰富、更美好。”

农夫说：“那我就吃具体的鸡，你吃抽象的鸡……”

——《笑林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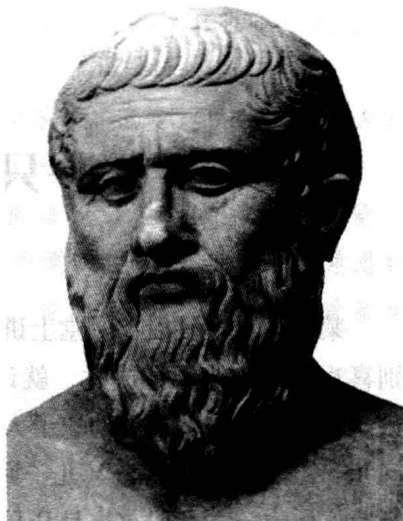
哲理探释

这个大学生说得没有错。哲学研究的对象正是那只“抽象的鸡”！而且，你即使把那只看得见的鸡大卸八块，也找不到这只“抽象的鸡”。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经比喻说：“如果你想把葱皮剥开看看葱的本质是什么，肯定会非常失望。因为即使你把整根葱都剥光了，也不会看到葱的本质。”马克思也拿“商品”举例说：“商品的本质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是，无论你怎么把玩一个商品，也找不到价值的影子。”

正是如此。我们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手摸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能经验到的，没什么稀奇，所以说是“形而下”。而哲学研究的都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它们或者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或者仅仅能够被我们体悟到。比如，我们看见了一个红的东西，会说：



“这是红的。”不错，这个回答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哲学研究的并不是这个“红的东西”，它要研究的是“红”本身。“红”在哪里？“红”是怎么来的？我们谁又见过纯粹的“红”？不相信，你可以在自己脑子里想象一片纯粹的“红”，肯定是无法成功的。因为你想到的，肯定是“红的东西”了。研究“红的东西”是物理学的事情。物理学之后，研究这个纯粹的“红”，就是哲学的工作了。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拉图

在哲学家眼里，看不见的东西，确实要比看得见的东西高贵得多。至少，西方历史上那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在我们能够经验到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唯有通过思维能够把握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才是现实世界的根源。或者说，现实世界是沾了理念世界的一点灵光才成其为自身的。上面那个大学生说的那只“抽象的鸡”，就是“鸡”的理念。而他父亲要吃的那只“具体的鸡”，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只鸡中的一个。但是，不管是公鸡、母鸡、乌鸡、蛋鸡、肉鸡，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鸡”。为什么呢？柏拉图说：这是因为它们都分有了“鸡”的理念。只不过，它们仅仅分有了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占有了全部。所以，它们既是鸡，又不能完全代表鸡。能够完全代表鸡的，只能是“鸡”的理念。

可是，看不见的东西，又怎么去研究呢？正因为此，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善男信女眼里，哲学研究的问题，简直虚无缥缈，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对此，哲学家自己也是承认的。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就直言不讳地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如果不能让我们这些“下士”费解甚至发笑，哲学就不配称之为哲学了。有人戏称：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



一 指 禅

在禅宗公案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指禅”的故事。

据说唐朝末年，俱胝和尚向他的师父天龙和尚参问“怎样才是佛”，天龙和尚向他竖起一个指头，俱胝和尚当下大悟。此后，凡有向他参问的，他都只竖起一个指头，而不说别的。他在晚年总结说，自从悟透了天龙的一指禅，一生都受用不尽。

在俱胝和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那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和尚您一样竖起一个指头。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固然竖起一个指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于是豁然大悟。

——《五灯会元》



哲理探释

黑格尔曾经有一个比喻是这么说的：“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

通过这个比喻，黑格尔尖锐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哲学智慧的智慧：“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这些人“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听见的仅仅是“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哲学不是现成知识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了某



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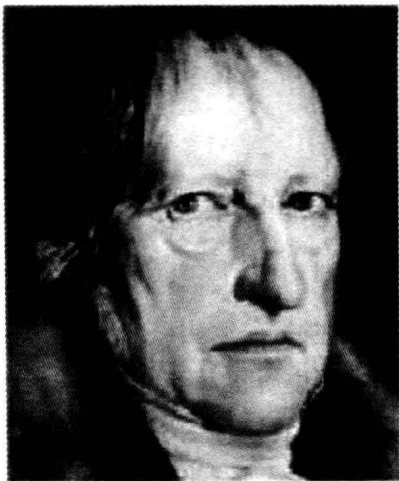
正如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一指禅”的公案，俱胝和尚竖一指，童子也是竖一指，表面上看起来无甚差别，但二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和体悟却是天壤之别。俱胝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的。而童子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根本没有自身体悟可言。

当然，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是，该童子的断指之痛正是他大彻大悟

的机缘。这个童子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发现无指可举时，才从自己这一痛彻心肺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觉悟——偏执之处，佛性不显。

模仿仅仅是一门知识，而不是一种智慧。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依葫芦画瓢。知识是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对一门知识不熟悉或不精通，只要假以时日，肯定会有所了解。但真正难得的是智慧。智慧是学不来的，唯有用心去体验和洞察，别无他法。而且，知识的积累无助于智慧的体察，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佛家的慧能禅师，大字不识一个，却能顿悟成佛，豁然开悟。而有的人念了一辈子经，读了一辈子书，皓首穷经，到最后也没有开悟。对此，冯友兰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修行不是吃大饼，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早晚能吃完。对智慧，只能“悟”，而不可“学”，别无他法。

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说到底，哲学不过是一种运思方式。有什么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如何看待世界，就会如何思考世界。预设的前提不同，思考的方式就会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学习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习哲学的这种思考方式。比如，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当年康德就曾经告诫他的听众：“学生唯一可学的仅是进行哲学式的思考。”海德格尔也说：“哲学的全部任



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



务，就在于启人思。”

熟知与真知

说很久以前，有一族人特别崇拜一个名叫“戈尔肖克”（Golshok）的东西。他们相信，“戈尔肖克”孕育着生命和智慧，就像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和一泻千里的亚马逊河一样。它是称量善恶的天平，是佑护人们幸福的万应符咒。由于这个词实在重要，每一代智者都投入毕生精力，青灯黄卷，面壁冥想，企图破译它的真谛。他们的言论汇集成典籍，流布于民间，成为人们世代信守的金科玉律。

终于有一天，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人问道：什么是“戈尔肖克”？这个词究竟指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惊醒了所有被“戈尔肖克”催眠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向以为最熟悉的词竟然一无所知。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



哲理探释

黑格尔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熟知与真知是有区别的。真知并非熟知，熟知也并非真知。熟知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正是靠它们来生活的。相反，对于真知，我们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实在是没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在知道了食物的化学的、植物学的或者动物学的性质之后，才去进行饮食的。同样，我们也不是等到完成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之后，才去进行消化的。

说到此，想到了一个幽默笑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说是有一个社会学家在非洲丛林中考察。她拿出照相机准备给一群正在嬉闹的土著儿童拍照。突然，那些孩子向她大声嚷嚷起来。女社会学家脸刷地红了，她赶忙向土著首领解释起来，说她忘了有些土著人是不让人照相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会摄走他们的灵魂。



她又详细地向土著首领讲解起照相机的原理。土著首领几次想插话都找不到机会。最后，女社会学家感到足以使土著人息怒时，才让土著首领说话。但土著首领笑着说：“那些孩子嚷嚷是在告诉你，你忘了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

社会学家想向土著人兜售真知。可惜，人家只关心熟知的常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我们真正了解的东西，正是因为它是熟知的。我们习以为常，也就没有动力去探究所谓的真相了。而对哲学家而言，则总是要超越熟知，实现真知。

在本质上讲，哲学就是一门探究真知的学问。翻开哲学史，大部分哲学家都在说自己在追求真理。哲学追求真理的方式是什么？是反思。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所谓反思，就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念再重新思考一遍，以确定它们是不是确定无疑的。正因为此，哲学并不依赖常识，相反，它总是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发问。它不是对常识的归纳和总结，而是对常识的超越。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鼻祖。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普遍怀疑”。所谓“普遍怀疑”，就是对那些“熟知”的东西进行彻底的审查，任何东西都不能放过。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容怀疑吗？不对！人的感官知觉经常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外在的世界不容怀疑吗？也不对！我在梦里也会看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熟睡中的我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有谁敢保证我们清醒的时候面对的一切不是虚幻？梦幻与现实的区别标准到底在哪里？正如他自己所说：“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境？”

笛卡尔是数学家，但他认为，即使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的数学命题，也要怀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管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这样明显的真理，还需要怀疑吗？不，笛卡儿说，这些东西照样需要怀疑。数学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



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是，冷不防就可能讨厌的“幽灵”蛊惑我们的精神，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置在我们的心灵里，偷换成我们思想的对象。

笛卡尔说，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人们经常把眼前出现的幻觉当成真实的。就此，笛卡尔还讲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是1911年的事情。当时的笛卡尔在荷兰从军，跟随军队来到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在11月份的一个夜晚，他连续产生三个梦境。在第一个梦境里，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境里，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境里，他看见了一部词典和一本诗集。他立即判断出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与智慧的统一。笛卡尔说，这三个梦境清晰如同现实，其实都是假的。

轮扁论言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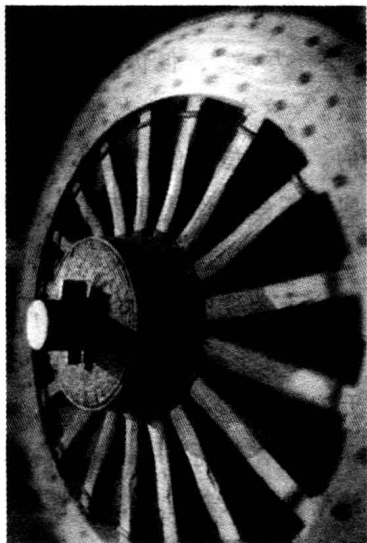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大怒，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



轮扁笔下的车轮

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用来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庄子·天道》



哲理探释

齐桓公读古书，得到的仅仅是落在语言里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语言里，就变成了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而制作车轮的道理和技巧，同样无法用言语说明，所以无法传授。不相信，你可以试着把游泳的理论传授给那些不会游泳的人，看看他能不能学会游泳。在这里，庄子借这个寓言暗示人们：不要迷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似乎还必须要去说，必须去借助语言。因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我们的思想就是由语言生成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面对的将是漆黑一片的空无世界。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似乎又只能通过语言进入“道”。尽管“言不尽意”，但仍然还要“强说之”。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这个信息，本身就是由语言来传达的。况且，你仅仅“沉默”也是没有用的。不相信，你把自己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别人实在不知道你是开悟了，还是得了神经病！正因为此，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这里，语言又做了一个游戏，让我们始终绕不开它。

语言敞亮了一个世界，势必会遮蔽其他可能的世界。因为光明意味着清晰，清晰则意味着肯定，而肯定，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否定和排斥。所以说，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语言仅仅保存了其中的一个世界。正如在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势必无法再选择其他道路。尽管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我们是有着